

2025年第47期新闻稿：巴勒斯坦人不会被种族灭绝扼杀希望



《橄榄树下》，巴勃罗·卡拉卡（智利和委内瑞拉）作于2023年。（由乌托匹克斯与艺术家反对种族隔离组织提供。）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2025年11月12日，联合国发布《第340期人道主义局势更新 | 加沙地带》。**专栏**显示，100多万巴勒斯坦儿童在加沙遭受苦难。据评估，当地儿童最常见的行为症状包括“攻击性行为（93%）、对更幼小的儿童施加暴力（90%）、悲伤与退缩（86%）、睡眠障碍（79%）以及逃避教育（69%）”。加沙的年龄中位数为**19.6岁**，儿童约占总人口的一半。他们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从这些症状中走出来。形成创伤的根源是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占领，目前仍看不到结束的希望。

儿童正遭受以色列部队的异常攻击，国际儿童权益保护组织（Defense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）近期**报告**中的案例便是有力佐证。2025年10月22日，16岁的萨迪·穆罕默德·萨迪·哈萨宁（Saadi Mohammad Saadi Hasanain）与一群孩子前往自家废墟，想取些个人物品和柴火。以色列的四旋翼无人机突然向他们开火。孩子们被迫四散奔逃。其中两位男孩侥幸脱险，萨迪和另一名男孩未能逃脱。次日清晨，萨迪的家人找到另一名男孩的遗体，头颅已被击碎，身侧是萨迪的手机、鞋子和裤子。萨迪的衬衫系在遇害男孩的尸体上，本人至今杳无音信，家人担心他已被以色列部队带走。



《巴勒斯坦在抵抗》，伊尔加（巴勒斯坦和智利）作于2016年。（由乌托匹克斯提供。）

18岁的加沙艺术家伊布拉希姆·莫哈纳（Ibraheem Mohana）是在种族灭绝中成长起来的一代。我们的最新汇编**《排除万难：为巴勒斯坦自由而做的文化抵抗》**收录了他的有力宣言：“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扼杀我们的希望，但我们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”*我们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这种拒绝*

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艺术之源。

汇编的标题源自巴勒斯坦演员兼电影制作人穆罕默德·巴克里（Mohammad Bakri）的一段话——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在内的一切困难，巴勒斯坦文化必将延续，也必会走向繁荣。巴勒斯坦文化不仅要在种族灭绝中幸存下来，更将是人民藉以治愈儿童创伤、为他们找回一丝心灵安宁的宝贵资源。艺术是一处安全的避难所，使人民可以寄托集体生活无法消化的创伤。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创伤并非由单一事件造成，而是一段过程，是全方位生活方式的侵袭。这种创伤已经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中，由艺术充当庇护所，这也是为什么能有如此多在战中幸存、身心饱受摧残的儿童可以藉由艺术疗愈几分。



《抵抗的象征》，卡埃尔·阿贝略（委内瑞拉）作于2024年。（由乌托匹克斯提供。）

几年前在巴勒斯坦，我曾与多位艺术家探讨艺术在人民的自由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。我们讨论的核心是：是否巴勒斯坦的所有艺术都必须关乎占领，还是可以涉猎其他主题？我们达成的共识是：巴勒斯坦人没有义务向参与占领的共谋者证明自己有人性，也没有义务只创作关于占领的艺术。“为什么艺

术家不能为了自身的愉悦、为了欣赏艺术的人、或是为了展示自己能在抹杀运动面前依然生存而创作呢？”来自杰宁的年轻艺术家奥马尔（Omar）这样问道。

艺术可以是拒绝抹杀的宣言，可以是对抗帝国主义叙事的证词，也可以是保持历史记忆鲜活的努力。“我会用上手中的一切保护自己——笔刷、笔杆、枪杆，它们都是自卫的工具。”已故巴勒斯坦小说家、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战士格桑·卡纳法尼（Ghassan Kanafani）写道。巴勒斯坦艺术家指出，南非人民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创作了壁画、音乐、诗歌和戏剧（参见我们关于梅杜艺术团的**汇编**）。追求人类尊严的印记不仅刻在民族解放的战场上，也同样存在于那些渴望赢得自由的人民心中；即使他人试图剥夺这一权利，也依然存在。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，正是将文化资源化为自身民主力量的斗争。



《加沙》，奥德·阿布·纳赛尔（黎巴嫩）作于2023年。（由乌托匹克斯提供。）

达尔贝特·沙姆斯乐队（日射病乐队）的主唱哈南·瓦基姆（Hanan Wakeem）接受汇编采访时告诉翟庭君，在种族灭绝开始的头几个月，她和其他巴勒斯坦人“彻底懵了，许多艺术家无法歌唱、无法舞动、无法创作”。她还补充道：“人们不断质疑艺术在种族灭绝时期的作用。此时创作音乐还合适

吗？如果音乐与战争无关，那它是否应该被分享？”这样的问题萦绕不去，在被种族灭绝占据的时空中反复回响。

就在种族灭绝开始前，达尔贝特·沙姆斯乐队发布了一首名为《舞蹈》（رَقصة）的歌。歌词优美：

双足深扎泥土，
头颅仰望星幕。
眼中摇曳悲伤，
心上镌刻阳光。

活在赖以为生的呼吸间，
照亮晦暗之途。
思想由众目熔炼，
笑颜将哀伤深掩。

它搅动我们当中的故事，
用英雄将其充盈。
我们向大地的筋骨注入旋律，
塑造映照我们模样的家园。

我在阅读汇编时想起这首歌。它多么有力地将诗意与政事融为一体。1948年以来，种族灭绝似乎是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永恒境遇。这首歌甚至遇见了这一境遇。



《萨布拉和沙提拉》，奥尔弗·莱昂纳多（秘鲁）作于2021年。（由乌托匹克斯提供。）

2023年10月7日以来，以色列的炸弹摧毁了巴勒斯坦的面包店、渔船、农田、家园、医院等社会再生产场所，也摧毁了大学、画廊、清真寺和图书馆等文化生活机构。位于加沙北部的爱德华·萨义德公共图书馆（Edward Said Public Library）便是其中之一。2017年，诗人莫萨布·阿布·托哈（Mosab

Abu Toha) 创立了这座图书馆，并在2019年决定筹款在加沙开设分馆，设立计算机实验室，供儿童和成人学习计算机编程及网站设计。过去，这里每天都有几十名访客。

2023年11月，以色列炸毁了加沙市立图书馆（Gaza Municipal Library）。随后的几个月里，他们又炸毁加沙的公立大学，摧毁大学图书馆。截至2024年4月，十三所公共图书馆已**不复存在**。加沙图书馆遭到的破坏催生了“**巴勒斯坦图书管理员与档案管理员**”组织，以记录这些废墟。数月后，以色列炸毁了爱德华·萨义德公共图书馆，将其夷为平地。阿布·托哈在声明中写道：“我和在加沙国内外的朋友一起为孩子们编织梦想。以色列的这场种族灭绝意在抹除加沙、抹杀一切生命与爱，将所有织起的梦都焚毁殆尽。”

我们撰写《**阅读的喜悦**》，提及印度喀拉拉邦、中国和墨西哥公共图书馆时，也想到了加沙那些相似的图书馆，其中许多由志愿者建造、运营。以色列对公共图书馆的袭击绝非偶然：它摧毁的是那些拯救公众生活、培养批判性思维、激发巴勒斯坦遗产自豪感、以及赋予人们憧憬未来的信心的意识空间。正如“自由阅读旅”（Brigade to Read）的帕洛玛·赛斯·特赫罗（Paloma Saiz Tejero）在汇编中所言：“书籍让我们理解构成我们存在、历史的原因；它们提升我们的意识，将其扩展到奠定我们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之外。……感谢书籍，我们学会相信不可能之事、怀疑显而易见之物、捍卫作为公民的权利，并履行属于自己的义务。”占领者不希望巴勒斯坦人民相信不可能之事；正如他们着手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、医院和生命一样，他们也要摧毁巴勒斯坦人民梦想的能力。



《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》，翟庭君（中国）作于2024年。（由乌托匹克斯提供。）

2014年，在加沙遭受长达51天的轰炸之后，阿布·托哈建立爱德华·萨义德公共图书馆。轰炸期间，诗人哈立德·朱玛（Khaled Juma）写下了一首巴勒斯坦的生存挽歌，这也或许是最有力的挽歌之一：

哦，加沙这些淘气的孩子们。
你们总是打搅我，在我窗下尖叫，
你们总在早上冒冒失失、乱成一团，
回来吧——
随你们怎么尖叫，
随你们打碎所有花瓶，
随你们偷走所有鲜花。
回来吧。
只要回来就好。

只要回来就好。

热忱的，

Vijay